

李绾推开尘封十年的仓库大门，清晰地听到房子的骨骼在颤抖。父亲离世后，这是她第一次踏足仓库，也可能是最后一次。下个月房租到期，传承了四代的戏班就要彻底解散。

月光漫入仓库，空气中飞舞的尘埃无处藏躲。李绾呛得咳了两声，甩手掸开灰尘，借着月光，她看见堆叠的樟木箱，箱体的红漆斑驳剥落，只能隐约辨认出部分剧目的字迹。

李绾感慨万千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爸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看戏了。”她的声音单薄地飘在空旷的仓库里。整理箱子时，李绾注意到角落的箱子，十分古怪，其他地方都落了灰，唯独它一尘不染。她蹲下身，手指触碰到铜锁的瞬间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锁开了。

箱子里存放着一套明净整齐的冰蓝色戏服，李绾轻轻抚摸戏服，绸缎似月光般在她掌心流淌。她认出来，这是父亲表演时常穿的生角戏服，领口绣着栩栩如生的梅花纹样，内衬用红线绣着两枚小字。

“柳珩。”李绾轻声念道，思绪飘回二十年前。父亲教她四功五法时讲过，一百年前，浮生班出了位叫柳珩的名角，演《牡丹亭》中的柳梦梅名满天下，后来演《惊梦》一折时猝死。据说他死后，身上的戏服怎么都脱不下来。

李绾鬼使神差地将戏服穿在身

上，刹那间，她仿佛回到小时候，父亲一字一句一动作，教导她四功五法。紧接着，一股月光般的凉意沁入心头，李绾两眼一黑，耳边响起震天的锣鼓声。

“柳老板，该您登场啦！”

李绾猛地睁开眼，仓库变成古朴的化妆间。她坐在一面铜镜前，镜中男子丰神俊朗，穿着浮生班的冰蓝色戏服。

她抬手，镜中人也抬手；她眨眼，镜中人亦眨眼。

“我这是……”李绾开口，入耳却是清朗的男声。

“柳老板，您今几个怎么发起呆了？”身穿短打的小厮推门进来，焦急地说：“台下满座，皆等着看您的《惊梦》呢！”

李绾——不，准确地说，现在她是柳珩——被小厮推着登上戏台。她没演过《游园惊梦》，却神奇地知道所有唱词、身段和眼神。

“则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……”

李绾的声音不属于自己，更像是这具身体的灵魂记忆，每次转身，每个眼神，都仿佛是跨越时空的合作。

这一刻，李绾就是柳梦梅。

“生同室，死同穴，口不心齐，寿随香灭”，唱到此段，李绾突然心如刀绞。这并非她的情感，钻心刺骨的痛却让她感觉是亲身经历过。恍惚中，她瞥见一名女子躲在台下角落，身穿杜丽娘的戏服，含情脉脉地看着她这边。

“今天的《牡丹亭》，柳老板唱得格外动情。”下场时，班主轻拍她的肩膀说：“尤其是那段‘口不心齐，寿随香灭’，我见台下程小姐都已潸然泪下。”

李绾正想问程小姐是谁，内心忽然一阵悸动，就听到柳珩的声音说：“她来了，在哪？”

班主意味深长地看她一眼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柳老板，您知道的，班子里不许……”

“我晓得规矩。”李绾不由自主地开口，心脏似一匹脱缰的野马。她意识到，她不仅占据柳珩的身体，还共享他的情感和记忆。程小姐出身名门，与柳珩相互爱慕。每次他演《牡丹亭》，她都会来。

回到化妆间，李绾盯着铜镜里剑

眉星目的脸，十分困惑：“我这是……穿越了？”

“你穿了我的戏服。”镜中的柳珩忽然开口：“只有对戏曲执念至深之人方能看见我。”

李绾倒吸一口凉气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柳珩死后执念所化的‘戏魂’。一百年来，我一直在等一个能继承我衣钵的人。你身体里有浮生班的血脉，我能感受到你内心对戏曲的热爱——你就是我要等的人。”

“可我根本不会唱戏。”李绾苦笑，她已经十年没接触过戏曲了。

“你若不会唱戏，方才你如何将柳梦梅演绎得如此完美？记忆是我的，但你的情感真真切切。”说罢，柳珩消失，镜中的脸变成她的模样，“李绾，浮生班的传承万不能断。”

李绾还有话想说，突然天地倒转，黑白错乱，她感觉身体在坠落，穿过无数的光影碎片。李绾看见柳珩吐血倒在台上，冰蓝色的戏服被鲜血浸染；看见戏班的人试图脱下戏服安葬他，戏服却好似长在他身上；看见他们决定将柳珩下葬，最后一刻，戏

服自己脱落……

“李绾！李绾！”

李绾睁开眼，化妆间变回陈旧的仓库。房东吴阿姨正满脸焦急地拍她的脸，“你这孩子，喊你半天没反应，真是吓死我了！”

李绾大口喘着气，隐隐约约中，她感觉有什么东西变得不一样了，低头一看，领口的梅花赫然多了一抹暗红。

“吴阿姨，我要续租！”李绾颤抖着声音说。

三个月后，女子穿着冰蓝色戏服在仓库里清唱《牡丹亭》选段的视频爆火网络。视频中，月光将她包裹，唱念做打，惟妙惟肖。

李绾将仓库改成剧社。每次演出，她都会小心地穿上冰蓝色戏服，等待月光漫过全身。她知道，柳珩的灵魂与她同在。当她起舞时，有一部分动作不属于她自己；当她开嗓时，有一个声音与她合唱。

一天夜里，剧社散戏，李绾留在最后收拾道具。身后，忽然响起一道熟悉的唱腔：“生同室，死同穴，口不心齐，寿随香灭……”

李绾回眸去看，氤氲的月光穿过仓库，落在地上洒出一幅梅花的影子，一道清瘦修长的人影自月光中徐徐走出。两人眸光交汇，微微一笑，默契地扬起水袖，在月光下跳起相同的舞步。



繁忙的海口新海港。符德勇 摄

淘宝

■杨亚爽

李富有是个古董贩子，常去农村“捡漏”。一天来到一个村庄，看到一位老汉正在擦拭一件东西。李富有上前一看，是一只铜狗。李富有又仔细看了看那只铜狗，他推断，是清代晚期的物件，市值2000元以上。

估算出了铜狗的价值，但要花多少钱才能到手，李富有心里可没有把握了。因为那老汉擦拭得很认真，可见他很珍爱那只铜狗，并且可能知道它是个值钱的物件。看来，用较低的价格把这只铜狗弄到手是不大可能了。但是李富有不死心，他暗暗盘算了一番，决定出个不高不低的价格：1000元。

主意拿定，李富有便同老汉搭上了腔，说自己走亲戚走错了村子，碰巧看见了那只铜狗，想买回去玩。说着，李富有冲那老汉伸出了右手食指：“我愿意出这个价。”老汉看了看李富有的手，摇摇头，然后慢慢地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：“没这个数不卖。”

碰到行家了！李富有不由得心头一沉，脱口道：“这价格，您是从……从哪里得来的？”

老汉想都没想便答道：“网上！”

看来今天捡不到便宜了，人家已上网查询到了价格，怎么能还价！望着老汉坚定的神态，李富有无奈地说了声：“成交。”然后从包里数出20张百元大钞递给那位老汉。老汉犹豫

了一下，把那叠钱往回推了推。李富有在一见老汉要反悔，连忙道：“你总得让我赚点路费吧！”那老汉这才接过钱，揣进了口袋。

把收购来的铜狗放入了自己的包里，李富有忍不住好奇地问：“您出的这个价格，从哪个网上得来的？”

只见那老汉向屋檐下一指：“那个网。”

李富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，屋檐下，放着一张湿漉漉的鱼网，上面还有一个洞，显然刚刚使用过。

李富有纳闷：“这个网？”

老汉一笑：“这口铜疙瘩，是我家上辈人留下来的，一直在墙角那儿扔着。半个小时前，我那淘气的孙子把它扔进了河里，我觉得它没什么用处，但扔了还是可惜，就撒下网，把它给网了上来。刚才我正在擦洗它身上的泥巴……”

李富有还是不解：“那你为何要价2000元？”

那老汉答道：“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把这铜疙瘩网上来后，发现我的网在水里被拉破了一个洞，这可是刚买不久的新渔网啊，它花了我整整200元！刚才，你伸出食指，我以为你出价100元，而我想赚回我的200元，所以就伸出了两个手指，没想到你塞过来2000元！看来，以后再遇上像你这样‘走错了村子’的人，还真得长个心眼！”

清水塘

■陈位洲

这几天，老辉爹一直犹豫，要不要将清水塘交还村里。清水塘在风吹山脚下。当年他承包清水塘，就有人说，不祥之地，谁知是祸是福！他知道别人为什么这样说。早年村里在那一带开荒，挖起很多夯土，也翻出不少白骨，夜晚还看见鬼火点点，听见市声嘈杂。

他偏不信这个邪！几十年来，他在清水塘里养鱼，也养鸭。行情好，会有几个钱银落袋；行情不好，肥鱼肥鸭送人，也能有个好名声，但不是什么祸害不祸害。

可是，最近家里出了怪事，说不清道不明，都跟清水塘有关。他想把它交回去，却又心存不舍。今天下午，他坐立不安，抓起草帽就出门，径直往清水塘那边走去。

站在堤坝上，他看到里面杂草丛生，仅存一汪水窝，几只水牛在水窝里摇头晃脑，翻腾滚泥。三年前，他修涵洞时摔断了腿，清水塘便一直荒着，只是想不到它竟荒凉成这样。

“那天要是答应了‘狐狸发’，啥事没有！”他喃喃自语。

上个月，他在村口遇见村干部“狐狸发”。“狐狸发”说，清水塘不能总荒着，村里打算收回。他感到奇怪。清水塘荒废也有好几年了，为什么早不说？他猜不透。当然，猜透猜不透，他都不会同意。他早就将清水塘视为自家产业，怎肯拱手相让？他说，不会荒着，这几天就会蓄上水。

这事老伴拦着不让。老辉爹说，你懂什么？老伴说，我不懂，就你懂！你是好了伤忘了痛！老伴说的是他摔断腿的事，她当时就说，他这是遭报应。

他没听老伴的。他是老了，可他

截钢管，要拼个你死我活。

先是都不做，后又抢着做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他想起以前的说法，心里直发毛。手足相残，血光之灾，实乃家门不幸，决不能让这种事发生。

夕阳站到了山顶，脸蛋红扑扑，像玩累了的孩子。转眼间，山顶上的圆脸只剩半截，清水塘一半在夕阳的余晖中，另一半已遮掩在山影幢幢之下。

时候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下午出来时，老伴已经开始忙碌，又是杀鸡又是煮鱼。今晚把两个孩子叫回来，把孩子的娘舅也请来，解决清水塘的事。事先他让老伴给两个儿子带话，有话好好说，事情商量着办，若谈不拢，他宁可把清水塘交回村里。

谁知道他们哥俩到时候会不会脑筋短路！趁着暮色，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赶，到家时已是掌灯时分。老伴陪大舅哥在说话，不见两个儿子。他问：“他们两个呢？”

老伴说：“老二托人捎话，说不来了，还说清水塘他不做了。”

他说：“那老大呢？”

老伴说：“老大也说不做了。他刚才来过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又回去了。”

“为什么又都不做了呢？”他感到莫名其妙。

大舅哥凑过来，低声问：“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看上清水塘吗？”他摇摇头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拟建的高速公路要经过清水塘，征地可得一笔大额补偿款。”

“是吗？怪不得呢！”他恍然大悟，又问：“那为什么他们又都不干了？”

“因为清水塘。”大舅哥说：“那一带最近有重大发现，是古城遗址，很难得，要保护，高速公路改道了。”

学校操场成了一片浑黄的水域。不是雨水，是雨水混着海水，泛着淡淡的咸腥。

教师宿舍的门锁着，里头黑漆漆的。拉拉知道，李校长那张旧木床和几把破桌椅的腿，此刻正泡在水里，胀得发软。泡就泡吧。她反倒喜欢这样，操场成了大池子，池子里有鱼在游。海水返潮溜进来的。

这是拉拉一个人的秘密。叫人兴奋，又叫人紧张。

她没告诉任何人。说了，全村人都会扛着网兜来，那她还能捞到什么？拉拉今年十岁，打记事起，每次台风过后，海水最多漫过宿舍门槛，从没淹到过操场。即便积水，也不过是天上落下的雨水，浑浊发黄，更不可能有海鱼。

她把裤腿一直卷到大腿根。水漫过膝盖，贴着大腿，凉津津的。水很浑，看不清底下。可那一圈圈荡开的涟漪，忽东忽西，忽聚忽散，她知道，那是鱼儿在游。可鱼儿东一尾西一尾，哪里抓得住？得回家拿工具。

拉拉家与学校仅一墙之隔。她三三两两跑回家。屋里没人，妹妹不知跑哪儿疯去了，妈妈也不在家。

妈妈一准是下地去了。家里田地不多，却够她从早忙到晚。几亩水稻要拔草，几分花生地也要拔草，花生地边上还辟出一小块种菜。菜地天天要浇水，妈妈抽不出空，便喊上拉拉。农村里，哪个孩子不干农活？不管拉拉情愿不情愿，都得去。妹妹比拉拉小两岁，却是指望不上，她有她的差事，要把家里那几只鹅喂好，赶它们去吃草，这可是留着过年宰杀的。谁家过年不杀一只又大又肥的鹅呢？祭祖时供在八仙桌上，那才叫气派，比鸡鸭体面，祖宗也吃得欢喜。

拉拉从墙角拿出捞网。一米深的网兜，渔村人家，谁家都有。捞鱼、捕蟹，还能掏黑狗。嘿！黑狗，就是海里最不值钱的海参，黑黢黢、黏糊糊的，像条大虫。不小心踩到，鸡皮疙瘩全起来。拉拉最烦黑狗。操场里不会溜进黑狗吧？她心想。

操场上真的有鱼！不是一条，是许多条，在浑水里甩着银白的尾巴。一条手掌大的白米鱼尤其显眼，半截脑袋探出奶白色的泡沫，腮帮子一鼓一瘪，像只没头没脑的陀螺在原地打转。

拉拉连裤脚都忘了卷，更别说袖子。她弓着背，叉开腿，在水里扑腾，活像只逮泥鳅的水獭。那白米鱼倒也机灵，尾巴一摆，从凤凰木底下溜到榄仁树旁。拉拉跟在后面追，泥水溅得满身满脸。忽然，鱼撞上了榄仁树。它翻了个白眼，肚皮朝上漂了漂，又沉下去，两片腮微微翕动，像晕过去了。拉拉网兜一抄，逮住了！有了经验，不一会儿，又逮到两条白米鱼，还有几条白古鱼。

“嘿！今晚能开荤了！”

连着几天的台风，家里也没啥好吃的。瓦缸里腌的咸鸭蛋顿顿吃，吃多了就害怕；花生米再香，嚼多了也上火，硌得牙发酸。拉拉盯着网兜里活蹦乱跳的鱼，仿佛闻到了煎鱼的香味。她心里头亮堂堂的，像台风后刚冒头的太阳。那太阳悬在天上，像团火球，热烈而霸道，把满地积水晒得直冒热气。

“得让春红、立强他们瞧瞧！”拉拉想。

她没往家走，提着鱼，昂首阔步地拐进村巷。

在立强家门口，她喊了两声。一个留着平头的男孩子跑出来，瞅着那网兜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嘴巴张大：“哇！台风天的，哪来的鱼？”

“嘿！逮的！”拉拉头一扬，嘴角翘上去，欢喜压都压不住。

“谁逮的？”

“我！”

“你？”立强摇摇头。台风天，正经渔民都出不了海，谁能逮着鱼？这话鬼都不信。

拉拉偏不解释。一个人的秘密，藏着掖着，反倒得意。她下巴一抬，爱信不信，转身大步往前走。拐过春红家的墙角，撞见花姘。花姘鼻尖，问网兜里的东西。拉拉说：“鱼。”“哪儿来的？”拉拉不吭声，脖子一梗，昂头便走。花姘在背后骂：“这孩子！”

春红家大门敞着。一个一岁多的男孩光屁股坐在地上玩，领口一圈黑渍，是春红的弟弟。见他自己玩，拉拉便知春红不在，定是被她妈喊去田里干活了。台风天，家家活儿都多：拔草、砍树，比过年还忙。可过年不过是扫扫房梁上的蛛网灰尘，浆洗被席，图个干净。只有一样好，有糖贡吃，母亲提前两天就得做。

拉拉想着台风天的好和不好。她往家的方向走去，不由加快了脚步。



捕鱼。蒙海龙 作

主办: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海口市文联
审核: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编委会